

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二十五

明　何喬新　撰

詩

七言絶句 附集句

福安書事

福安連歲被寇加以洪水為災室廬蕩然水後疫氣大作死者什三四甚至家無噍類鄰里懼其相染也不

敢過門故死者往往暴露不葬嗚呼哀哉何吾民之不幸也予行部至縣延問父老慨嘆不已雖悉心圖之然才非張養浩未能有濟也因即所見漫成十絶用貽一二同志庶幾共圖救荒之策云

海門夜半吼長鯨怒捲閭閻入巨溟惟有清霜臺上檜亭亭不改舊時青

市閭白晝舞天吳無限羣生化作魚弭節行臺增慨嘆蕭條邑里似荒墟

兵後蕭然甑有塵更堪癘鬼困殘民嘶子不是張希孟
也對斜陽淚滿巾

驅車曉度碧山隈拂拂腥風逆鼻來怪得饑鳶飛舞下
前村露骴卧汙萊

危檣巨舶晝縱橫海上時聞鼓角鳴莫怪近來征稅少
編氓漸入綠林兵

青裙少婦抱孤兒長跪車前淚滿頤夫死銀坑生業盡
日鋤野菜和糠炊

去年賑濟仰官儲今歲官儲半粒無捕得海鮮將換米

可憐孤淑遇强徒

兒釣青蛙母捕鰻溪邊風雨不勝寒歸來竈冷生柴濕

寂寞無言掩淚看

鴻雁嗷嗷可奈何桑田此日變滄波願持誠意回天意

却轉悲歌作笑歌

茅簷過午突無烟里正催租更索錢不遇使君親問訊

此身已分入黃泉

民有貧不聊生者欠糧七升不能納里正督之且索私債民急欲自縊里正執以詣道子訊而憐之笞里正使代納俟秋成取償焉民泣謝更生故錄其語云

山亭瑞香次宗源韻

翠袖珠翹吐異香不隨羣卉競春陽名園臺榭今餘幾得似山亭晚更芳

福安行臺次景澄韻

軺車曉駕粤山陽苦雨蕭蕭去路長最是不堪惆悵處

平原桑柘盡凋傷

重過大凝寺次景澄韻

三年四度過禪家兩見凋零兩見花今日晝𨍒重駐此綠陰彌望盡桑麻

初度有感時寓寧德行臺

五年初度客中過不似今晨感最多先壠在盱身在粤蓼莪詠罷淚懸河

石牛驛次南谷韻

苦雨炎風促去程此心不為世間名願將幾滴天瓢水
一洗閩山萬壑清

訊鞫稍暇偶閱唐人王建宮詞愛其寓興深遠
頗得國風離騷之旨因擬作四章録呈易庵惠

東南谷年兄

花貌宮娃老掖庭承恩元不在傾城披香殿上開春讌
閒看羣姬弄化生
憔悴無心對鏡臺燕釵象梳鎖塵埃昭陽自有身輕者

肯放羊車夜半來

纖眉如月鬢如蟬金屋棲遲十二年別院昭容新繫臂

而今已賜洗兒錢

碧梧淅淅送秋聲坐倚銀牀百感生誰向御溝題落葉

不知溝水最無情

汀州行臺次易庵韻

榕陰垂綠暗閩溪蹀躞花驄去欲迷駐節行臺心獨喜

幽林無復怪禽啼

玉華洞次易庵韻

白雲深處是仙臺賓樹春深玉蘤開蓬島未應能勝此仙人何事不歸來

洞前琪樹倚雲栽洞裏瑤華映雪開一自飛軿遊碧落月明空見鶴歸來

道傍李花爲風雨所殘

縞袂珠襦白玉冠含悽無語怯春寒東風不爲多情惜無數殘鈿趁馬鞍

行部上杭道過三洲館見白花生枳棘中芬潔可愛而不知其名問之村民曰文壇花也予哀其託根非所賦詩唁之又推花意而答賦焉凡得六首

雪彩氷姿傍棘叢更堪苦雨與斜風五侯亭館多閒地何事淒凉向箇中

右唁花

素質生來異衆葩孤根不識五侯家年年雨露隨天分

肯向風前怨歲華

右代花答

麗館崇臺二月時羣葩紅紫競葳蕤可憐寂寞荒山裏

空抱芳心吐向誰

右重唁花

不誇顏色不誇香不共羣英競艷陽造化栽培知有意

且隨本分過春光

右花重荅

沁園臺榭五雲連鈴索春來處處懸何若甘心蕭艾裏
炎風瘴雨有誰憐

右再咭花

碧桃紅杏炫春容歲晚紛飛總是空縱在主家鈴索裏
可能禁得五更風

右花再荅

渭水秋風圖

剪得秦川半畝雲晴窻鳳羽翠紛紛狂飈莫苦相摧折

清廟簡韶待此君

行臺有花名剪春羅一夕盛開時浙寇入境予與景澄督兵討之賊敗走因戲成詩一絶云

劍倚晴空殺氣高髭髭膽破抱弓嘷天公應欲行勲賞故剪春羅製絳袍

坐客有談兵者縱横無窮謾成一絶以警之

趙括談兵世鮮倫長平一敗血成津誰知颸項安劉者却是當時重厚人

過斜頭遇雨

肩輿薄暮過斜頭風雨蕭蕭送旅愁太息人家生計盡柴扉不掩野麇遊

録村氓語二首

大兒前歲死銀坑弱子而今又出征但願使君平黠寇老氓從此樂農耕

行營昨夜運糧回今日還差送甲來道路奔馳何日已石田強半是蒿萊

過卧龍岡有感

卧看關河起戰埃草廬數語見雄才于今未必無諸葛誰肯三迴枉駕來

銅臭紛紛位顯膚豈知王佐卧隆中山林莫道無伊吕氷鑑何人似德公

孝直奇謀世鮮雙君侯共事每包荒忠勤亦有張樞密却恨臺章詆李綱 論者謂張浚忠勤似孔明然孔明能容法孝直而浚不能容李綱此其所短也

題鰲溪圖

潚榻松陰潚院苔書聲隱隱蕙帷開雙橈誰鼓晴川艇

應是門生問字來

題屏間紅梅

曾餌仙人換骨丹霞裳翠舞月華寒暗香疎影終非俗

莫比桃花一樣看

錄襄鄧民言七首

一儆賢於十萬兵西南赤子荷更生雄詞誰似元夫子

重與磨崖頌聖明

襄陽行徧到南陽勞徠寧辭去路長刀斗不驚雞犬靜

村居處處樂耕桑

總戎往歲駐荆襄黃口呱呱泣路傍今日歡然騎竹馬

攔街歌舞迓都堂

白茅覆屋竹編籬斫得生柴給曉炊婦子熙熙還感嘆

於今始得免流移

綠林兵散瘴烟清歸買山田自力耕蕎麥收來村釀熟

家家歌吹頌皇明

荒山寒谷停車處慰問丁寧出至情白叟黄童俱感泣不圖今日覩昇平

玉節光臨漢水湄殘民喜極更成悲峴山何用銘遺愛千載斯人口是碑

寒食郊行書所見

破帽飄飄白髮垂日斜醉飽意施施歸家尚作驕人態不記墦間乞食時

偶成

氷鑑當年重德公近來何事大冬烘人間未必無王佐却認長蛇是卧龍

題梅竹卷四首

黎雲漠漠楚天低縞袂相逢思欲迷斗轉參横寒漏永夢迴惟聽翠禽啼

姑射仙人氷雪姿珠冠瓔珮下瑶池湘江帝子元同調翠袖相依歲晚時

鐵幹瓊英玉作魂託根不傍五侯門歲寒惟有跡篁在

共保清貞水石村

霜華簌簌晴香浮萬顆明珠夜不收幾度披圖吟興遠

恍如水部在揚州

次吳原明韻

故人寄我錦棚兒要識淇園烟雨姿却笑河豚誇絕品

此君真味有誰知

憶汲臺竹偶成

汳水當年總憲時翛翛半畝雪霜枝別來久斷平安信勁節清風又屬誰

題菊

霜葩露葉冷香浮別是人家一種秋歲晏羣芳搖落盡翛翛翠篠伴清幽

題松為樊都運賦

虬枝夭矯翠參天雨榦霜皮老更堅榱桷年來收拾盡豈知梁棟在山巔

晉陽途次所見作六首

采采槐牙不滿筐婦姑踞地且同嘗祇愁四月槐牙老從此貧家又絶糧

阿母前行兒後追兒追不及哭聲悲祇知各自求生路肯復回頭一顧兒

首蓿花開松粉飄貧家生計轉蕭條平原處處無牟麥山鳥休呼婆餅焦

二八丫鬟泣路隅逢人但道乞為奴豈知富室都懸罄

誰有餘糧養侍妹

縣令傳言禁食人誰憐百姓𩚫生塵情知醉客非糟𩞄

且飽饑腸度此春

榆皮細擣晝丁丁野菜同烝半熟生幼稚呱呱羸老泣

不知何日見秋成

平陸所見

被苫籍草倚頹垣父㕧兒屍祖㕧孫一段民風堪入畫

寫生只欠鄭監門

錄村嫗言

竹城有村嫗坐豆畦間呼兒而哭問之則曰有女年十五換得豌豆三斗種之冀以療饑今天旱而豆槁矣徒使母子離散終不免餓死也

賣却嬌兒換豆歸豈知種豆盡為萁空令骨肉東西散不得杯羮療母饑

過故相第作二首

門掩西風晝不開蛜蝛滿壁粉墻頽庭前乳犬休驚吠

無復懷金暮夜來

偃月堂空複道深薔薇零落棘成林槎槎喜鵲歸何處不到人家送好音

白羊石

白石離離似白羊蔪然頭角徧沙場獨慚未學初平術一任閒眠對夕陽

播州夜聞子規有感

命隨殊方一羽輕更憐十口住都城播江此夜聞啼鴂

淚濕寒衾夢不成

事竣還京將發渝城偶成口號

去歲乘軺出帝畿兹晨整珮覲彤闈擔頭訟牒兼詩草不帶川中一物歸

山居覯物偶成作四首

風暖空庭草色青門如市處不曾生閒中玩物窺天意始悟春風也世情

雙燕應懷舊主人巡簷緝壘往來頻却嗟老圃春光暮

黄蝶紛飛過別鄰

風和日麗百花香坐看遊蜂釀蜜忙擾擾營營空自苦

蜜成端的是誰嘗

靈鳥嗷嗷集林端浪惹羣兒競射彈何似黄鸝送嬌舌

遊人聽罷有餘歡

題泥金畫梅

此花元是玉爲容金粉何勞點染工識得和羹風味別

始知來自蘂珠宫

瓊姿不肯染緇塵別是西湖一種春畫裏底須論色相金丸熟處見天真

別同年王繡衣集句四首

我去君留可奈何李竹所青雲莫道故人多劉文房片帆今夜又何處施鈞獨影翩翩逐逝波甘允從

頭上花枝照酒巵千家詩鳳城依約更相期陳益稷九重正爾思梁棟子昂可向江南久別離吳全節

楊柳青青江水平劉夢得別時相顧酒如傾岑參何當共剪

西窗燭李義山更與慇懃唱渭城劉夢得

日暖飛花近鬢絲虞集相留一醉本無期戴幼公明年此日

知何處韋應物立在清朝白玉墀薩天錫

椒邱文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二十六至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饒錫光

椒邱文集卷二十六

明　何喬新　撰

哀辭附誄

徐孺人哀辭

孺人黄氏竹樓先生之女贈翰林編修金谿徐君之配今翰林侍講時庸之母也以子貴封孺人年七十有二以疾卒於家予與時庸同薦於鄉其歸葬也不獲助其

沐櫛故為虞殯之詞遺之俾輓者秉鐸歌之以慰孺人之靈云

繄有熊之裔冑兮産茲窈窕之好逑既姱嫭其鮮雙兮又愔嫕而好修撫芳年而結帨兮得佳匹於南州淑慎厥躬兮曽何有於暇豫曰老吾奉兮曰幼吾撫握筌而枕蕙兮紉帶衡而佩矩婦職是共兮敢少愆乎厥度天佑淑懿兮有岐嶷之佳兒匪徒勤乎三遷兮鬻簪珥以教之子克祗厥慈訓兮肆騫翥乎鳳池皇貺恩而寵嘉

兮命書煥其陸離服匪無綺縠兮胡獨衣此縞紵也食豈無臛臇兮顧乃甘此蔬茹也夫豈自約以肥厥家兮範諸婦以儉素也春秋不奄兮老冉冉而逮之秉剛飈而遐逝兮奄一去而莫追虛室閴其無人兮幽竁窈以茫茫想其駕翠軿而從王母兮醉瑤池之霞觴抑亦度弱流之滈漾兮與姑射而徜徉霱雲四塞兮素驥傍徨寒飈慘慄兮畫翣翩其飛揚悵淑質之永殂兮忝懿範之孔彰鬱佳城而皦誄兮感予涕之浪浪

玉田耕隱李先生哀辭

先生諱堃字汝登玉田耕隱其别號也少孤母孺人居貧守節躬教之先生感母之教刻苦自勵發為詞翰皆精絶可喜以養母不求仕延名師教諸子俾無墜先業已而其子廷韶廷美聯舉於鄉而廷美登進士第累官刑部員外郎廷儀亦以禮經魁鄉選先生以子恩封刑部主事成化壬辰母孺人殁先生哀痛過禮得疾竟不起嗚呼哀哉始予官刑部愛廷美清慎而文友之及佐

憲於閩獲與先生接其貌溫溫其言恂恂其行渾然端且厚予乃知廷美之賢蓋有自也閩固多賢士然明允和厚不以愛憎為毀譽者予知先生而已嗚呼先生不可作矣長厚之風不復見矣則予哀悼之情其能自已乎是用哀之以辭以寫予情焉辭曰

少微夕隕兮露雲沈以冥冥金飈蕭瑟兮挾怒潮以悲嗚嗟若先生兮奄乘鷖而上征淑哉若人兮鍾三山之粹靈明秀好修兮指先哲以作程被蓉裳之芳潔兮懷

椒醑以為食膏粱匪所願兮等文繡於絺綌清詞燦燦兮燦緑水之芙蓉雅操稜稜兮挺寒巖之孤松懷瑾握瑜兮羌獨偃蹇乎林坰隆忠養於所恃兮亦何心乎浮榮築室玉田兮聊耕讀以娛情嗟若先生兮孝且慈胄胤多賢兮天實錫之或登名於蘭省兮或端笏於彤墀譬羣鳳之翩翩兮覽德輝而來儀后皇嘉惠兮爰貤恩而疏封光寵駢奕兮益履謙而執冲彼燕山之竇老兮蓋異世而同風嗟若先生兮胡不少留駕蒼螭而遐逝

兮挹赤松而同遊抑將渡弱流之瀰漫兮採玉芝於崑丘鄉失著龜兮吉與凶其孰諏後生悵悵兮莫識先民之風猷嗟若先生兮竟何為天不可問兮命不可知九原茫茫兮莫子起之生芻一束兮感予涕之漣洏

嘉興呂文懿公哀辭

有姜氏之鼻祖兮肇受呂以建邦昆仍去厥邑以南遷兮爰有家於江東委厥祉於夫子兮際明時而奮庸緊夫子承兹世美兮又重之以好修嚌詩書之雋永兮服

周孔之芳猷日勉焉若弗及兮追駿步而遐遊鄉大夫之賓賢兮夫子褎然為舉首叫閶闔而陳昌言兮睎賈董孰知其先後彼欽永與元白兮固將汗流而却走肆登秩於翰苑兮日密邇乎清光旣紬書於石渠兮亦視草於玉堂抒經邦之素藴兮贊明堂之宏議彼九州紛總總兮固已陰受其賜何嚴霜之遽降兮議草留其先藷承凶問而號慟兮涕雨下而霑膺詔諭勉至再三兮夫子控辭而弗起出承明而南邁兮抵嘉禾而戾止爰

匍匐以將事兮遑恤厥躬之摧毁嗟窀穸之未就兮奄遘茲大故豈昊天之不憖遺兮抑修短之有數良訃達於九重兮聖衷盡其孔傷邺典之加等兮焯存没之有光哀與榮之兼備兮在夫子其奚憾惟哲人之既萎兮斯羣情之所感慟多士以隕涕兮悲梁壞而山傾爰述行而陳誄兮欝西風而舒情亂曰黯雲欝兮含凄石瀨灂兮增悲悵夫子兮安在超寥廓兮騎箕層城千仞兮雲路險巇三神邈以遠兮弱流淼瀰吁嗟夫子兮盍歸

乎來

歐陽隱君哀辭

隱君諱顥字允乾姓歐陽氏其先與文忠公同出於唐吉州刺史而别居於太和之蜀江者也隱君少有異操不樂從事於俗或勸之仕則曰吾兄若吾弟咸仕於時吾焉用仕為矧吾親老矣忍為升斗之禄遠違膝下耶於是隱君不出以養親為己職砥行植節鄉邦稱焉鄰有鬬訟者隱君為直之歲歉不足於食者隱君發粟以

周之蓋有王彥方連舜賓之遺風焉年七十有三考終於家冢宰王先生既銘其墓後數年其子溥來京復求予為之辭予辭不獲命乃為楚歌以招之曰

繄君子之仕隱兮維道是由摯旦由光兮孰知其劣與優嗟若先生兮羌獨偃蹇乎山丘託喬林之幽陰兮濯碧澗之澄流攀商顏之逸駕兮襲嚴瀨之風猷匪絕世以為高兮固吾志之是求維吾兄若吾弟兮聯翩奮乎明時親髮既種種兮嗟予舍膝下其焉之蜀江之涘兮

厥壤孔阜仰吾事兮有老俯吾育兮有幼善藁其鄉兮信孚其友彼鄰競之方紛兮就吾廬而聽直一言若持衡兮羣囂嘆焉以息凶歲之薦饑兮或不厭乎糠粃發廪粟以飽之兮焚逋券而靡責既綏里閈以仁兮又申導之以義是亦為政兮奚必違親而求仕或容與於南磵兮或植杖乎西疇松柏蔚其葰茂兮杭稌芃芃而有秋睎世外之功名兮邈太空之雲浮鷃鶂留其先鳴兮老冉冉而將至溘埃風而遐征兮儵逝流而飃逝石泉

咽而含悲兮巖霏黯以帶愴山川宛其如昨兮悵靈爽之安往哀老成之不可作兮心紆軫而不舒抽予思而為誄兮忳鬱邑乎增歔辭曰魂乎歸徠兮魂無西東西顥沉碭兮東濵泱泱魂乎歸來兮魂無南北雕題獱戾兮玄朔閟塞魂兮乎歸來兮魂無上下重陰幽晦兮太空惝慌蜀江之上兮有田有廬左右雜列兮有琴有書山可樵兮溪可獻歸徠逍遙兮四極不可以居

參政郭公哀辭

公諱循字邦禮其先本尚父汾陽王之裔避難南遷遂占籍於吉公少舉進士擢刑部主事嘗上書宣廟陳工部營繕之弊召對便殿改司空屬以憂去位服闋仍為刑部尋陞郎中奉詔讞畿郡獄多平反遂拜廣東參政時海寇猖獗命大帥討之以公贊理戎政暨寇平公之策畫居多將入覲以疾卒時年五十有七而已予哀公年不躋百齡位不登三事而功業不大見於世也為著哀辭以永其傳云

緊汾陽之裔胄兮譽歘嬋嫣其相仍季葉汨其南征兮
肇即宅乎廬陵公旣稟玆異質兮又承圭茅之洪族探
洙泗之聖髓兮踵濂洛之芳躅勉汲汲乎踐修兮指前
哲以作則仁義藹其內融兮文章爍爛而外揚乘青雲
而高馳兮鳴和鸞之鏘鏘闖閶闔以四闢兮感鳳噦乎
朝陽皇曰予嘉兮汝作朕鶼鳩明刑以弼五教兮合棐
䕶於咎繇撫爰書而屢歎兮惟生是求嗟共工氏之蠹
弊兮曾莫達乎聖聰爰閉閣而草疏兮叩𪁺扆而獻忠

天聽甚邇兮曰予揆汝忠直俾佐司空兮龔羣蝨之丕革何彼蒼之降酷兮𥁕纍然而衰服終喪而入覲兮步亨衢而騁力服忠貞以圖報兮矢九死其靡忒奉明詔以讞獄兮勤五聽而察寃揚日月之盛明兮俾宏燭乎覆盆聲隱隱而日隆兮肆簡注乎皇心乘鷺車而載馳兮參大政乎嶺之南何海堧之羣醜兮紛弄兵乎潢池長蛇舔䶩而當道兮走平陸之妖螭奮天戈而致討兮剿殄滅之無遺妖氛廓以清兮渤澥恬其不波駕言覲

帝都兮馳四牡之騑騑留沉痾之頓劇兮奄長逝而莫
子追公年非殀兮位亦不可謂畀惟用不究其才兮感
多士而歔欷昔先公與君聯舉於鄉兮交誼亶其夙敦
肆董孺之不肖兮嘗獲接乎誨言悵九原之不可作兮
曾莫薦乎蘋蘩氣滃靄而塡膺兮聊寓哀乎斯文

故處士王君敷若哀辭

三山有隱君子曰王君敷若前翰林修撰中美之從子
而今秋官郎中彥弼之季父也少習舉子業慨然有志

於用世既而以疾廢遂捨科舉之學益務博覽無所不窺發為詩歌新麗可喜尤工行草書以故士大夫皆重之其事親也孝以誠其事兄也恭以順其處里閈也衎衎以和蓋其為行尤可重也彥弼少孤君教勵甚至故彥弼學底於成登進士第以顯於朝廷皆君之教也今彥弼得告歸省則君之墓木已拱矣與予言不勝其哀且求哀輓之辭予謂君葬已久無事乎輓也為作楚歌二章以遺之彥弼歸拜銅盤之塋俾未冠者歌之以侑

奠觴亦庶幾少紓其哀矣乎其詞曰

有美一人兮山之中金玉其音兮冰雪其容濯石泉兮自潔歌紫芝兮倚雲松留厭世兮遐峯挾天風兮浮游太空左王喬兮右韓衆出入慌惚兮起鴻濛仙馭冡冡兮吾將奚從瞻望徒勞兮憂心冲冲

歸焉銅盤兮山之岡白楊櫹槮兮有封若堂夜狷啾啾兮含怨石瀨潏潏兮帶愴牲孔碩兮酒孔旨掃石苔兮薦芳仙之遊兮渺何許歌楚些兮命巫陽歸來歸來兮

慰兹孝誠毋為遲留兮使我心傷

處士胡君允恭哀辭

遼陽處士胡君允恭今監察御史以道之伯父也以道少失怙恃處士鞠而長之不啻若已出以道亦孝養備至若已所繇出迨既知學處士朝夕督勵以進其業凡裘葛之費脯腊朕腆之需一不以累以道俾得專志於學以道悱然克邁進修思顯其身以為伯父光寵不數年遂領鄉書登進士為名憲臣葢處士之教也方將以

其祿養而處士遽以疾歿於家訃聞以道號慟幾絶欲解官持服顧不敢以己之私而干國家之典心常𢾾然言及之輒泣下乃求知處士者銘其墓又屬余爲辭以寫其哀昔者蘇明允之葬也其子文忠公軾既請歐陽公銘之又請曾子固爲之哀辭曰銘將納之壙中辭將刻之塚上也以道求哀辭於余亦文忠公之意歟乃爲楚歌二闋以遺之俾凡胡氏子孫歲時上塚歌之以侑奠觴庶乎處士之靈臨舊鄉而下睨乘鶴以來歸亦足

少慰侍御君之心而紓其哀焉其辭曰

秋風起兮黲雲幽幽江鼉啼雨兮夜啾啾悵美人兮渺何許谷屋閟兮海之陬嗟若人兮世孰與儔志芳潔兮謇其好修考槃空谷兮惟志之求鍾鼎圭茅兮邈若雲浮厭兹坌濁兮駕言遐遊遡剛飈兮度弱流左招赤松兮右挹丹邱蓬嶠高寒兮胡為淹留盍歸來兮享此腒䐹

秋露隕兮羣芳萎蒻茸欣植兮蕙枯蘭衰懷美人兮不

見感余涕兮交頤嗟仲氏蚤逝兮渺遺孤兮煢煢疇依
字且誨兮俾克有知摩九霄兮振羽儀㸔筆螭陛兮金
彖煇煇匪伯氏兮胡能臻兹樹欲靜兮風撓之祿方養
兮何遽違鴨綠蕩蕩兮靡有息時含悲茹痛兮終天為
期酌寒泉兮侑以瓊糜盍歸來兮慰此孝思

吳母魏孺人哀辭

予讀詩二南未嘗不慨然而歎曰天下未易化者莫女
婦若也而周之盛時自公侯之妃大夫之夫人至江漢

之女汝墳之婦莫不有貞信之行肅雍之德焉非先王神化有以陰中其心能爾哉三代以降女教既廢雖士大夫之室家以賢淑著稱者亦鮮矣況其下者乎及考南平吳母魏孺人之行乃知閨壼之賢可以娩美二南者未嘗無之第世人不盡知耳孺人生於名門作嬪君子其幽閒之德則關雎所詠也其絺綌之工則葛覃所稱也歲時助祭敬供籩豆則采蘋之意也享有多福母有多子則芣苢螽斯所頌也嗚呼賢哉其睎二南所歌

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孺人既歿其子鄉貢進士珙屬予為哀悼之辭予謂三代以前女婦之賢者既播之聲詩被之管絃矣三代而下幸有賢如孺人者其可使之泯泯無聞耶故為辭以哀之其辭曰

靈蔓擠旎兮繁霜悴之慈竹蕭疎兮迎驚飈以離披吁嗟夫人兮奄棄世其如遺夫人稟兹姱質兮又申之以懿德佩湘蘭以自芳兮垂寶璐以為飾陳圖史以自鑑兮顧依公父氏之遺則甫二八而結帨兮得嘉匹於名

宗令德令儀兮窈窕而肅容春秋將事兮蘋藻是共勤婦職以成絺綌兮有葛覃之遺風舅姑交慶兮嬪御孔宜天佑淑懿兮福履綏之蘭玉紛其充庭兮信振振其螽斯嗟薤露之易晞兮悵壑舟之遽移壽年未耄兮奄一疾而莫追文筆之峯兮佳城鬱其嵯峨女婦失厥攸師兮感淚雨以滂沱辭曰緱嶺邈兮鶴已飛秦臺寂兮鳳不歸將同王母兮宴瑤池抑駕翠軿兮從麻姑而娛嬉雲容慘兮風聲悲宿草青兮秋露淒錦機塵兮走蚰

蛾帳音容兮杳莫知有生必死兮孰能逭之淑行孔昭兮百世其誰命巫陽兮陳此詞夫人有知兮盍歸乎來

監察御史伍君哀辭

嗚呼吾忍哭吾體馴耶體馴有洪裕之度有剛介之操有劇煩治劇之材不惟吾知之凡士大夫蓋莫不知也然位不滿其德用不盡其材年未臻下壽而死天耶人耶誰實為之耶嗚呼哀哉初體馴按部於閩閩上杭袁民聚羣不逞構亂單騎抵盜所且檄三司以兵來會躬

入其巢穴諭以禍福盜感悅降者日數千獨其渠魁負固不服體馴督勵將士進討之破其砦馘其魁而散其黨三司欲上其功體馴固止之故事莫上聞而賞亦竟弗及體馴之在上杭也晝夜起居恒在炎風苦雨中繇是得疾代還寢劇竟至不起嗚呼哀哉人有恒言曰賢者必貴仁者必壽若吾體馴非所謂賢且仁者耶然位止此年止此天道冥冥蓋不可究也吾與體馴相知最深嘗謂他日建丕績於國家垂休名於竹帛者必吾體

馴也曾謂體馴止於斯乎宜吾咨嗟痛悼不能自已也故托之楚聲以寫吾之哀焉其辭曰

停雲靄其在望兮思美人而不見九原杳以寘寘兮感予涕其若霰惟美人之好修兮瑩其玉潔而珠明激六藝之芳潤兮掇百氏之精英甫壯歲而領鄉書兮肆策名於天庭金豸𡵴𡵴兮白簡凜其飛霜駕星軺以四馳兮風聲邁乎范張夫何閩山之嶔嶔兮小醜肆其狂攘鵰張而螗怒兮孰舉手以遏其狂美人促駕以駿奔兮

誓以蕩平為已責先之文告兮匪徒逞志乎斬馘衝霧雨之溟濛兮犯炎埃之歊赩豈不恤吾躬兮念王事之孔棘妖氛豁以曭朗兮身抱痾而日瘁和扁莫吾療兮溘先朝露而長逝年雖匪夭兮胡不耄期位雖匪卑兮胡不丞疑叩巫咸而莫余告兮獨咨嗟而涕洟嗟世之貪淩兮或黄髮而兒齒包羞以苟生兮不如遄死嗟世之回遹兮或厚祿而榮名芳馨不立兮雖顯寵其何稱年與壽若有數兮名凜凜有耿持此以較彼兮果孰短

而孰長余知美人賢且仁兮力莫足以振之嚮西風而
延佇兮謾含哀以儆詞

劉母安人翁氏哀辭

嗚呼風俗之弊久矣自為士者不能終其節況於女子
乎有如南平劉母翁安人者蓋為愧也安人年廿有九
喪所天其子璋方在襁抱不能必其立也安人居窮守
節勤瘁困阨而不變其志卒就其子以克紹其家閭里
嗟異之有司髙其行欲請諸朝以旌其閭安人謝曰此

女婦當然耳何足上聞乃止嗚呼安人之節行如此視士之守一善而已不克終者為何如也安人孀居廿一年而卒卒若干年而璋以進士擢地官主事又三年天子以璋克舉其職推恩其父母乃有追贈之命焉璋懼安人之節不傳於世屬余為哀辭嗟夫安人守制育孤而不欲上聞豈願以節行稱於後世哉哀辭不作可也雖然風俗既弊若凱風之不安其室者紛如也有若安人之德而使之無聞其何以翼世教激弊俗則哀辭不

可不作也昔陶嬰蚤寡作黃鵠之歌以自誓予謂安人
之行無愧於嬰故託物引類為辭以哀之其辭曰
黃鵠翩翩兮金衣而翦裳朝遊太液兮比翼而翔暮宿
鄧林兮和鳴鏘鏘毓兹五采雛兮實肅肅而蹌蹌鸞飈
振撼兮危巢委地傷哉雄鵠兮羌中道而長逝哀哀孤
雌兮躑躅悲鳴徘徊顧影兮不如無生豈無雎鳩兮在
彼河渚亦有鴻鴈兮載飛載下匪我好逑兮寧嫠居而
獨處懷彼故雄兮雲路杳漫欲殺身以相從兮固非余

之所難念黃口之疇依兮揆諸義猶未安風霜酸苦兮余心甘之粱藻不充兮敢云余飢山石可泐兮此志不移羲馭不留兮奄追於崦嵫羽化而登仙兮從故雄以娭戲雖今羽翼兮粲繽紛其有章遷形廷之鵷鴻兮侶阿閣之鸞凰追昔顛復兮清淚縱橫已焉哉白楊慘兮宿草青骨雖朽兮有餘馨氣澌盡兮凛其猶生鵲羽豈不肅肅兮死有餘腥嗟此黃鵠兮擅百世之休聲

太保王文端公哀辭

太保王文端公西昌之世家也登永樂甲申進士入翰苑為侍從以選勸講春宮遷禮部侍郎遂登冢宰位師傅歷官五十餘年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天下之士頌其文而思見其人既見其人靡不服深遠去疵吝下至里巷孺婦亦能道其姓號其薨也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慟悼嗚呼若公者豈非古之所謂盛德君子耶喬新與公為通家子又非他人之痛悼者比故哀之以辭云

鬱余懷而紆軫兮汨余淚之浪浪余心曷其孔哀兮悼哲人之云亡自古孰不有死兮羌睠睠而懷茲念夫子之盛德兮固今世之所稀夫子禀茲姱質兮又申之以問學匪秋蘭其靡佩兮匪芳杜其焉服尋洙泗之墜緒兮溯濂洛之遺則道德藹其中弸兮英華煜其外敷窮風雲而高騫兮宏經邦之訏謨紬史牒於東觀兮典綸綍於北門雄篇鉅册軼歐蘇而駕班揚兮追姚姒之灝運彼崔蔡之瑣瑣兮固縮恧而横奔或輔德乎春宮兮

或辨章乎台階屹明堂之柱石兮亶當世之著龜志欲合槼矱於伊周兮陋姚宋而不爲秉端直以相吾君兮履繩墨而不頗太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兮顧澤物之孔多功成而身退兮將投老乎山之阿朝發軔於潞渚兮夕弭棹乎文江讓後人於丕時兮尋舊隱乎西昌追綠野之遺風兮續耆英之嘉會保厥美以自樂兮日容與乎物外歲忽忽其易徂兮老冉冉而將至嘉傅說之託列宿兮騎箕尾而偕逝皇覽卝而增傷兮嘆昊天之

不慭遺多士掩涕以相弔兮悲泰山之忽頹爰考行於
太史兮定所謚於太常修名耿其永延兮吾知夫子之
不亡歎先公之典銓衡兮與夫子而聯事顧童騃亦何
知兮屢進拜乎庭戺聞鶴馭之上征兮怛痛焉余衷腸
嗟音容之不復覩兮念誨言之不可忘曇追感於謝傅
兮過西州而徘徊軾睠睠於文忠兮亦摛辭以寓哀人
情同於懷舊兮豈今昔而異心非盛德之君子兮曷爲
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夜曼曼而不旦兮寒颸淒其四來

鵜鴂鳴於木杪兮似助余之悲哀擥蘅若以薦芳兮懇夫子之弗歆托巫陽以噭呰兮又懇夫子弗我顧臨聊抽毫而抒思兮寫煩瞀於中心

陳君廷泰哀辭

廷泰姓陳氏令秋官郎中廷儀之兄也其先世家光之固始唐季避亂入閩遂為閩之連江人君為人和易莊重好學能詩其字畫亦遒勁可愛其事父母以孝稱撫諸弟友愛尤篤廷儀仕於朝君數寓書戒以居官行己

之道故廷儀為時名執法賢聲藹然是雖父母之教抑亦其兄有助焉耳天順壬午十有二月廿有六日不幸殞於非命廷儀聞訃哭之慟語及之輒潸然嗚呼以廷儀之哀悼如此則君之賢可知已今廷儀謝事南歸將葬君於廉湖山之原屬余辭以寫其哀故為辭以招之俾執紼者歌以相輓庶幾化者聞之將不悼其不幸於地下矣其辭曰

閩之山兮蒼蒼閩之水兮泱泱悵美人兮長逝憯子懷

兮增傷嗟夫君兮好修承華胄兮中州搴芙蓉兮攬芳

茝日徜徉兮安流孝爾親兮夔夔友爾弟兮怡怡樂天

倫兮自得肯銜外兮貫知羌曹闇兮彼穹弗祐良兮殲

兇禍機發兮叵測倏隕生兮狡童天高高兮莫籲地茫

茫兮莫訴跖之壽兮顏之夭予不知兮曷故椿庭寂兮

含悽鴒原慘兮增悲抱寃憤兮誰語魂惝怳兮知不知

幸承芳兮有子桂枝紛兮猗旎亶仁者兮有後綿休慶

兮無已采溪毛兮薦芳丹旐續兮飛揚些歌下招兮遣

巫陽君不來兮我淚浪浪佳城鬱鬱兮下云允臧願乘桂車兮結蕙纕凌風歸來兮廉湖之岡

雙峯劉先生哀辭

雙峯劉先生求素由進士累官刑部副郎以守法不阿忤權貴權貴中以危禍衆惴惴謂且不測賴先帝仁聖卒全宥之謫戍遼海今天子嗣統歸凡被謫者詔下而先生已没嗚呼可哀也已予與先生有同鄉之好故為文以哀之云

悲若人之遘患兮蹇侘傺以隕生問蒼天弗吾諭兮感
予淚之霑膺先生幼而志學兮指先哲以作則匪寶璐
其弗珮兮匪瓊糜其焉食抱遺經究終始兮爰窮幽而
探賾學成而致諸用兮恒齗齗乎所執明經以輔教兮
期踵武於前修秉邦憲而不貳兮肯吐剛而茹柔帶鉤
矩而珮衡兮謂無施而不可何世途之險巇兮忽獨遘
玆奇禍彼讒人之罔極兮肆蔓辭以詆欺皦日當空兮
露雲黯黮而蔽之清廟之宏璧兮僉訾以為石也芳洲

之嘉橘兮反誣以枳棘也仰玄穹而自愬兮甯穆穆其無言咎繇不可作兮孰察先生之煩寃伏圜扉以累月兮歛愁顏而日憂幸皇鑒之孔明兮薄示竄於荒陬出國門以東邁兮指醫閭而戾止鴨綠瀲灩以無垠兮瞻故鄉其萬里羲和高馳兮忽已迫於崦嵫乘化以歸盡兮與斯世乎長辭賈生之投湘兮終名見於宣室劉向遭讒以下獄兮晚歲亦登乎顯秩先生一斥不復兮抱幽懷而莫伸襲長夜之悠悠兮不及見乎陽春先民有

言兮自古孰不有死憸夫之無良兮雖生其猶鬼先生
守正而斃兮名凜凜有耿光一世之短兮百世之長苟
修名以永延兮雖九死亦何傷臨西風而歌些兮聊以
慰子於窅茫

封監察御史魏公誄

成化丙午秋九月廿有四日封監察御史餘姚魏公卒
於家得年八十有一喬新與公之子今江西布政使瀚
同年進士也公卒時喬新宦轍南北不及賦述行相緋

之辭迺為之誄蓋雖不獲載之素於庶幾附諸家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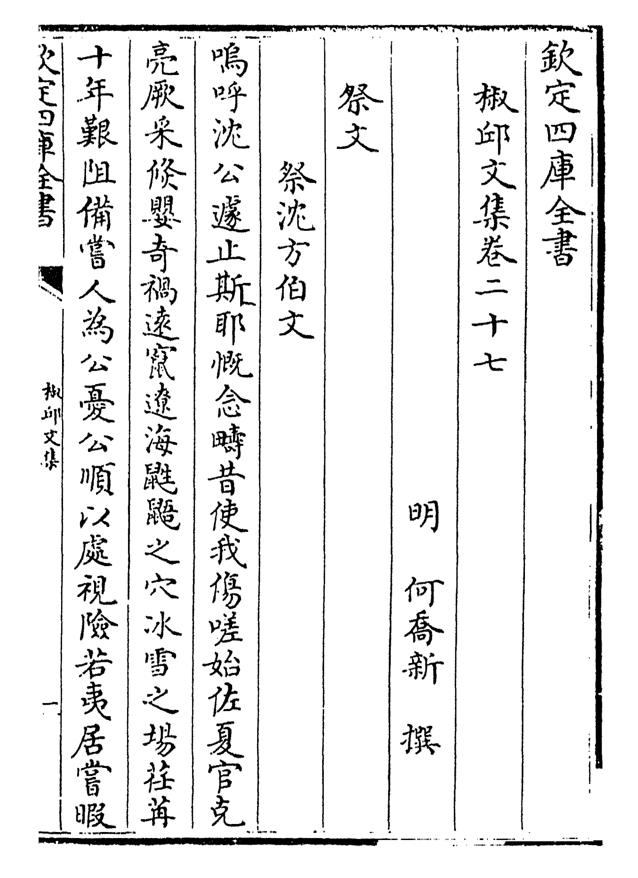
辭曰

於惟魏公畢公之緒佐周戡殷肇起茅土厄於嬴秦北
南散處嗣世綿綿惟卿惟輔繄公之生實承先祉爰在
垂髫含和茹禮藝苑舒翹詞林振鏘賢良之舉乘時奮
起華問聿彰益敦素履銓曹遴材佐邑於瀧惟時蠻獠
虔劉我疆元戎震怒欲殲以兵公曰不可懷遠以德撫
以恩信而獷不格兕奔獸擾式宣皇澤椎髻卉裳誠感

心華願歸皇化附我版籍壯哉濬邑在國南圻徵發旁午殘民日疲公往丞之敏且有為不競不絿恩威隨施逋租匿役歸首如期飛蝗遠避大田如茨遺秉滯穗利及鰥嫠公亦有子休聞夙著振翼天衢蜚英憲府公曰歸哉返我初服酌我寒泉藝我芳菊良朋泣止陟降追逐惟帝貽恩即命於家豸冠岌岌繡服孔華恩寵踰隆退然靡夸謙德之光里閈歎嗟壽胡不多八旬而止嗟令之人其誰不死戩穀如公令聞昌已餘慶所延簪裳

濟濟矧惟方伯殿兹南紀天之報公庶其在此豐山之原松柏蒼蒼生雖有止其存者長我懷若人名在形亡敬薦哀誄以焯幽光

椒邱文集卷二十六



椒邱文集卷二十七

明　何喬新　撰

祭文

祭沈方伯文

嗚呼沈公遽止斯耶慨念疇昔使我傷嗟始佐夏官克亮厥采條纓奇禍遠竄遼海鼯鼪之穴冰雪之場荏苒十年艱阻備嘗人為公憂公順以處視險若夷居嘗暇

豫皇有恩命起佐汴藩敷政優優小大稱賢桂嶺之陬炎烟鬱勃公往旬宣不遑自恤霾霧内作赫赩外烝天不憖遺遽隕其生嗚呼哀哉公之鴻材宜躋臺閣數也多奇位止方岳公之仁厚宜享耄期命也不淑奄逝莫追堂有慈親霜華被鬢倚門而望今見歸櫬庭有令子岐嶷而才昔焉戲綵今服絰衰嗚呼沈公歆此芳酎壽雖不多名則不朽悠悠畫翣暫駐江濆臨棺一慟侑以此文嗚呼哀哉尚享

祭程襄毅公文

嗚呼維昔忠壯著勛於梁儲休委祉祚胤以昌緊公之生實鍾先慶毅然其剛翼乎其敬京闈擢秀遂登賢科敭歷中外勞績實多簪筆黄門忠言謇謇出贊大藩惠澤流衍獫狁孔熾邊鋒屢驚秉節出鎮屹如長城入佐秋官明慎庶獄隱匿沉冤靡幽不燭烏犴狂獿擾我南疆董師致討羣醜于襄帝曰爾來作朕圻父往鎮南邦式總機務迺欲教條迺戢奸驕畿甸肅然罔或譁囂連

章乞歸晚乃得謝從容詩酒追蹤洛社厭世何早騎箕

太空當宁嗟悼䘏典優隆追贈有誥易名有謚生榮殁

哀在今罕比矧有賢子侍講經筵清文雅望與公後先

周之休父宋之文簡以及公身奕世丕顯某等素辱公

愛承訓良多聞公之訃怛焉驚嗟縻祿於兹無由執紼

緘辭寓哀往酹公室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亞卿文

惟公系出太丘世以儒名傳序逮公益振休聲年方垂

髫沈酣經史發為詞章博贍雄偉京闈論秀黄甲蜚英
爰擢都官式典邦刑單辭是清兩造斯理俾我聖皇從
欲以治迺將皇命錄囚南邦開釋沉寃頌聲洋洋迺陟
藩垣于彼東土敷政優優民歌且舞烏猗弗率越蹈我
疆命公建節往斧其吭叛者咸之服者綏之椎髻卉裳
投戈畢來皇曰汝歸往我司寇小大之獄庶罔或謬彼
造物者胡嗇公年遽焉遐逝曾莫少延朝失著龜民失
父母矧予同志失兹良友吟溪之滸新塋載開莫助執

紼畢慰我哀陳此嘉殺侑以芳醑公其來格鑒我衷悰嗚呼哀哉尚享

祭左時翊文

嗚呼時翊遽止於兹耶博洽之學雄麗之辭遒勁之字俊逸之詩世寧復得見之耶其仕也內佐冢宰外典藩司身雖貴而不驕年雖高而不衰謂公終當躋崇秩而享期頤孰謂奄一疾而莫追耶世之人不歉於人則謗且悱不獲乎天則怨且疑公之所歷有窮有達有險有

衷而公處之若一但見坦坦而怡未見戚戚而悲非樂天知命其孰能如斯耶嗚呼麻姑之谷盱水之湄吾知公駕玄鸞驂白螭與泰伯南雲相從而娛戲彼一抔之土南山之陲文光炯炯固將燭霄漢而陸離某等或通家之夙好或交誼之相知聞公之訃固當匍匐而執紼顧山川悠邈弗克駕素驥而送靈輀何以寫哀奠此卮酒而侑以此詞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侍郎文

嗚呼惟公風標俊偉冰襟磊落才邁王楊學宗濂洛其於文也浩乎蘇王之雄渾其於書也淵乎馬鄭之辨博發於詩詞也有若金聲玉振之鏗鏘見於字畫也不啻春蚓秋蛇之間錯故其論秀詞揚也攄藻思之春容其簪筆螭頭也效忠言之謇諤其進貳憲卿也休聞揚於羣公其出佐藩服也嘉績冠於列岳胡一疾之弗痊奄九原之不作是何志之壯而氣之漓才之豐而命之薄耶然而年垂五十不可謂夭也官躋三品不可謂小也

承家有子慶綿綿也制行無慚名皦皦也則公之云歿亦復何憾乎所可悼者朝失良臣民失父母矧於予輩亦失益友哀訃忽傳乃心孔疚葬莫執紼斂莫撫柩臨風灑淚酹此卮酒嗚呼哀哉尚享

祭黄公愈宣文二首

嗚呼公吾之世姻也吾嫂公妹吾婦公孫情親義篤匪伊異人公之生平吾能言之標格峻整襟度融怡富而能約崇而自畀羸餒者賴公而舉火仳離者賴公而有

依弱而良者恃公得以自立狂而狡者畏公有所不為所施雖不過一鄉亦足以為世家大族之師令公之歿也羸餒者將為溝中之瘠仳離者將為中谷之蓷狂狡孰為之呵叱善良孰為之扶持孰知德義之可尚孰知巧險之為非澆俗方興而未艾數十年後安知不為貙貘與梟鴟安得起公於九原以為鄉邦之羽儀嗚呼死生之理吾非不知然於公之歿不能已於言者非獨嫺舊存亡之情蓋悼老成之凋謝傷風俗之淳漓所以洒

淚而酹此一巵也嗚呼哀哉尚享

惟公祖考世以善稱公克踐修益著令名門第雖崇謙恭自克貲產雖裕勤儉惟德歉歲發粟惠於鄉邦義聲上聞寵命聿彰諭以綸音錫以章服奚啻束帛賁於空谷有子翼翼有孫英英花封作宰璧水明經年登八袠康寧樂凱胡不耄期遽此乎止惟我與公世為婚姻情義之篤不讓朱陳我歸林下謝絕塵事所冀與公徜徉山水天畜此好乃忍奪公山霞水月誰復相從令公將

葬我適有疾不哭於堂莫助執紼言雖有情情則難忘緘詞叙訣以侑奠觴嗚呼哀哉

祭大理卿王公文

嗚呼公之平生吾能言之其學之博也淵乎江漢之渟滀其文之雄也浩乎波濤之硼砅其剛介之操則松貞而柏勁其純懿之行則玉良而金精其典邦計也經畫之材與韓劉而並駕其綰郡符也循良之政與霸遂而齊名其位方伯也隱然東藩之重鎮其臨邊疆也屹乎

北鄙之長城至其為卿於大理也直欲追踪乎皐陶之
種德蘇公之敬獄非徒若漢之于張讞獄之得其情而
已嗚呼公材既優公行尤懿推其藴足以秉國之鈞播
其文可以掌帝之制惟天生公殆必有意然而年不滿
五旬位不登三事將生民之無禄耶抑宏材絕識固造
物者之所忌也嗚呼公乎其胸中之炯炯者其能埋藏
湮塞於朽壤之中乎必將粲為列星流為風霆或為山
河以壯國家或為麟鳳以昭文明豈若世之庸庸者有

時漸盡而飄零也哉嗚呼自公云亡朝野嗟咨矧於吾儕素辱公知昔升公堂笑語怡怡今升公堂素幔淒淒臨棺一奠而侑以此辭者蓋為天下惜非獨感今悼昔而寫吾之私也尚享

祭丘文莊公文

嗚呼唐有曲江世稱賢相公生其鄉名德相望宋有名臣曰崔菊坡公賢與齊而文則過公之於文裔泓演溢孰可擬之東坡父子公之所學渟滀瀠瀛孰可擬之原

父弟兄兩秉史筆褒貶惟公叙述高簡有史漢風三持文衡痛叱浮薄軋茁之辭變為灝噩乃典國學教嚴道尊時之公輔多出其門乃登内閣賛元輔德海内士民陰被其澤公在相位不見所為所可見者民物熙熙天不慭遺遽奪司馬士林相弔或慟於野我昔弱冠已聞公名甲戌春試遂獲同升公不我愚每相磨礪謂宜勉進毋隳所志公有著述每俾評之且約後死則為銘之我之南歸握手相别臨别之言遽成永訣誼當往弔謂

老病何弗躬弗親負公實多陳此蕪詞以侑罇俎公知我心寧不我顧嗚呼哀哉尚享

祭憲副游公文

嗚呼游公遽止於斯耶位不登丞弼年不躋期頤謂公祿壽之未艾胡為乎捨我而永歸耶嗚呼公之儀刑不可得而見公之平生尚可想像而推其志節之剛毅挺挺乎孤松之偃蹇其學問之宏博浩浩乎長江之渺瀰其襟度之和易溫溫乎春陽之煦物其文章之純質鑿

鑿乎菽粟之療饑其有志於道蓋將尋紫陽之轍涉濂洛之涯使得及門於孔氏雖未敢謂其升堂而入室然於道之大本其殆庶幾乎嗚呼公之存也學者仰之如山斗寮友信之如蓍龜憸夫憚公而縮慝善類賴公而扶持今其亡也學者失所景仰寮友無所稽疑憸夫欣欣肆其惡而莫之沮善類惴惴或見義而不敢為是以識與不識聞公之喪莫不悵然痛悼而嗟咨況予於公朋友之分情誼之篤宜乎淚疾下而漣洏也嗚呼西山

之麓劒江之湄公之體魄將復於彼公之神氣則無不之臨棺一奠侑以此詞蓋一為斯文痛一為友誼悲嗚呼游公知與不知尚享

祭伯父稼軒先生文

嗚呼昔我先公兄弟三人粤自蚤歲其艱其屯由艱而康由屯而泰孰庇孰庥先澤攸賴先公出仕為時富歐伯父遠隱擬跡巢由昊天不弔先公奄棄煢煢諸孤伯父是倚白首歸然九族著龜一疾奄逝曾莫予追念昔

如京拜公於堂諄諄明訓佩服敢忘茲焉來歸墓木已拱追思音容曷勝感慟宿草青青白露載零酹此巵酒清淚霑纓嗚呼哀哉尚享

祭原司馬文

嗚呼哀哉公生於世六十有一宣力四方奮庸帝室有猷有為有勞有烈紀於竹帛蓋焯然其不滅也彭蠡之域黿鼉之邦肅乎秋霜靄乎春陽乃贊國計乃振臺綱懋績益著令聞不忘至於籲懷流徙輯寧荊襄則其事

為尤難而其功為愈光初公受命而南也或沮之於内或撓之於外徼功者慮發其奸戕民者懼罹其罪惟公毅然泰然罔忿罔懟如羊祜之建議伐吴如裴度之決策平蔡乃協羣策乃詢善謀或攬轡武關之險或擊楫漢川之流攀援乎猿猱之窟出入乎虺豺之阯爰告爰慰以綏以柔授之田宅戢其戈矛曾不踰時而愁歎之聲轉為歌謳榛莽之區變為田疇彼蠢齊民以獻捷視赤子如敵讐閫公成功徒悔恨而含羞帝念其功遥加

寵錫都憲尚書崇秩薦陟公宜壽考臻於大耋秉國之鈞以熙庶績胡玆遘疾奄逝莫追豈公之厭世遠埃風而遐舉抑民之無祿而昊天之不憖遺當宁震悼羣公增悲而荆襄士女如喪所親謂公歿而疇依嗚呼哀哉然公年踰六袠位列六卿有傳國史有謚太常焯德有碑虞殯有章在公可以無憾是謂雖死而不亡嗚呼昔公之來也士女喜極而歔欷今公之歸也士女慟極而涕洟況於某等奉令承序又所嚮慕而瞻依感今悼昔

昌勝清淚之漣洏寓哀一奠非徒哭吾之私而已蓋以慟哲人之萎嗚呼哀哉尚享

祭憲副李世望文

嗚呼李惟著姓代襲簪纓公復秀出載振家聲學專麟經窮幽探賾發為詞章精華奕奕擢秀南省策名南宮遂登上第休閒日隆銓曹掄材爰擢柱史觶䟦以安寃滯用理出僉臺事于貴于蜀謇謇直聲士論攸屬相彼巧宦一歲屢遷公守一官踰十八年晚陟憲副典兵西

鄙邊塵不飛虎旅循軌蠢兹醜類掠我土毛元戎出征誓殄腥臊公董偏師直搗虎穴屢馘兇渠載殲餘孽天不慭遺星隕將營大勛未集遽殞其生靈轜南還暫泊湘浦俾我友朋益增凄楚徼功倖勝祿厚位高公歿王事誰録其勞有酒在卮有肴在俎思公不見洒淚如雨嗚呼哀哉尚享

禱雨文

嗚呼惟予與神同涖兹邦予所職者政教神所司者雨

暘念雨澤之不時由政教之或戮固知咎過之在予非明靈而曷赴想意者某等誠敬不足以格神與慈惠不足以保民與羣生怨咨恬莫之恤庶獄冤濫壅莫之伸與典兵者徒事朘削之政牧民者未施撫字之仁與庶官之廉慎者未能舉而諂諛或親與巨室之豪橫者未能誅而哀鰥不聞與咎實在予民則何罪胡明神之與罰俾民遘此大戾沃以朘者化為爍剛秀且實者轉為枯瘁興言及此潛焉出涕然神享民之祀猶予食民之

食也民窮無告殆將匱神之祀非徒為予之憂責也爰叩靈壇載伸微悃惟爾有神鑒予之誠哀民之困玄雲倏興靈雨載零轉呻吟為歡聲變黃槁為榮茂歲事有成邦賦用登則予知免乎鐫誚而神亦永享乎嘗烝矣謹告

禱城隍祈晴文

嗚呼淫雨為孽洚水壅以沸也畎畝淪沒秋成不可冀也室廬漂蕩老弱無所庇也百姓何辜遘此大戾也某

等涖事茲土歲時享其祭也百姓嗷嗷豈惟官之憂責亦將乏神之祀也雨暘水旱神實司之非官所能制也躬禱靈宇覬神恤民之匱也神其降庥驅屏羣陰俾陽光昭以晰也羣潦歸壑舄鹵其藝也棟宇載葺民獲奠居之制也四野熙熙恬以泰也孰尸厥躬惟神之惠也擊鮮薦芳報祀無替也謹告

山西禱雨文

迺者自冬徂春雨雪弗降三農告病庶類焦然雩禜雖

勤靈貺未應雲將合而忽散雨欲墜而復止意者喬新等事神之敬未至與恤民之心未誠與兵已困而征戍愈勞與民已窮而聚斂愈急與沉寃未雪而無辜困於狴犴與巨蠧未除而赤子厄於豺虎與賑貸雖勤而實惠未加於民與祈禱雖切而誠意未盡於己與是皆吾曹之愆而小民何罪焉玆者春已暮矣民已瘁矣原田日就蕪矣生意日就槁矣少者壯者適彼樂土矣老且羸者轉於溝瀆矣神於吾民何慭然無情耶夫修缺政

以保民者吏之職也沛甘雨以濟旱者神之責也風雨不時麥菽不藝豈惟吾曹之罪哉神亦不得辭其責焉爰詣靈祠載陳微悃神其有知賜我嘉澤慰我疲氓俾騂剛赤緹沾而足焉萎苗瘁孽優而渥焉則喬新等少逭其咎而神亦有攸享矣謹告

禱中鎮文

三晉比歲暵旱嘉穀不登兵民流亡餓莩載路皇帝西顧惻然哀烝黎之無弔爰命喬新來拯疲氓而公私匱

乏罔有攸措矧春氣已動雨澤未濡大懼未克有年無以上副聖心下慰民望惟神作鎮并州享玆典祀興雲雨致財用神之職也爰詣靈祠用伸懇禱神其默贊鴻造大庇吾民俾甘雨時降百穀用成流逋來歸寇攘屏迹物無疵癘人用恬康則裔新獲免於戾而神亦永有攸享矣謹告

禱禹廟文

惟王疏鑿龍門拯玆墊溺俾我烝民克享粒食河流溶

溶嘉穀芃芃萬世攸賴繄王之功惟兹三晉實王故國王念遺民拯凶弔溺胡兹兩載飢饉荐臻粒食孔艱迺至食人王聖且仁我民父母忍使蚩蚩墮兹罪罟下車而泣昔嘗聞之民羸且亟寧不憫之王靈在天誕作霖雨膏我麥苗爰及稷黍喬新將命西來齋祓以祈王神如在諒不我遺佑我殘民驅彼蟊賊梁山洛水敢忘王德謹告

禱汾陰后土祠文

惟神厚德載物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厥功懋焉汾陰之祠肇自漢氏雩禜禳祈迨兹千禩行祠翼翼遍於晉封牲薦醴罔敢不豐胡兹三載旱魃為虐癘鬼逞妖人困痁瘧殘民惴惴曷想曷依神聽甚邇寧不我哀喬新祇奉明命憫兹窮毒陳詞以禱敢徼神福玄雲滃興沛然甘澍沃我菽麥爰及秔稌驅彼癘鬼迸諸遐方俾我遺黎式恬以康神佑我民錫兹繁祉我民報祀曷其有已尚享

平陽禱雨文

山西之境荐罹旱灾兵民轉徙異鄉委屍溝壑者不知幾千萬人矣喬新受命賑濟來涖茲邦所望五氣順布羣黎安生而自春以來雨澤罕數疫癘大作亡者未葬而存者無樂生之心逋者未歸而居者有遠徙之志惟神德澤崇深世享禋祀視斯民危急而不救何與謂民之頑悍宜降以殃耶則民已盈其罰也謂官之貪殘獲罪於天耶則不宜遷怒於民也謂喬新無憂國憂民之

誠故漠然無應耶則此心之誠可以質諸鬼神也敢願明神悔過敷佑下民沛甘霖以沃焦土驅妖癘以蘇疲民俾生意離離人心熙熙生者有養逋者以歸是則神之惠也謹告

再禱雨文

昔關中大旱張養浩禱於華岳甘雨如注禾黍自生今三晉之旱不減關中神之靈應無異華岳喬新祗率吏民齋沐虔禱矣雲將合而忽開雨將墜而復止豈今之

請禱者非養浩其人與喬新雖無養浩濟世經邦之材然素存養浩忠君愛民之志而神漠然不荅何耶伏望少鑒愚誠賜以甘澍轉歉為穰變沴為祥俾愁者以喜病者以安逋逃來歸寇盜潛藏則喬新少逭其責而神之靈應益彰彰矣謹告

三禱雨文

山川出雲雨及天下神之職也國家命祀春祈秋報為民福也惟兹三晉荐罹凶屯臻兹極也亢陽為虐繼以

嚴霜靡康食也嗷嗷遺民徬徨四顧將安適也迨茲三春霖雨不降田疇坼也玄雲方合忽劃劃也霤溜將鳴忽閒寂也嗟孰為之緊風伯也哀我氓獨啜其泣也雩禜禳祈心孔劇也惟神有靈胡默默也尚鑒愚忱沛膏澤也鞭雷叱風畎澮溢也俾我百穀秀且實也俾我四民忭且懌也豐年穰穰緊神德也我民報祀矢無斁也玄酒嘉牲醲且醽也幽明一理誠則格也洋洋如在毋我咈也謹告

謝雨文

惟兹三春雨澤罕敷嗟我民兵呻吟載途爰率庶官齋沐請禱以祈甘澍以沃枯槁惟神畀矜靈貺孔昭雨我大田以滋我苗句者以萌瘁者以榮秫稌菽麥庶幾用成清酒潔牲以答神惠尚錫洪禧俾民康乂民既康乂祀事是承神亦萬年式昭厥靈尚享

平陽祭龍文

旱魃為祟嘉穀將焦徧禱羣神未獲甘雨惟神變化不

測以興雲降雨爲職者爰準古法作神之象齋戒以禱焉神其誕昭靈貺瀉天瓢以沃焦土宣嘉澤以滌炎氛則官民受賜多矣謹告

禱龍湫文

清泠之淵惟神之宮藏雲蓄雨有感斯通神飛於天雲行雨施或潛於淵山澤明媚翼翼靈雨在山之巔吏民承祀罔敢後先惟兹晉陽亢旱已極大田如頳靡有孑遺雨暘旱澇實神尸之民死幾盡神胡不哀膚寸之雲

三日之雨神苟祐民厥施斯溥雷以為鼓電以為旗千里之内甘雨淋漓俾我平皐芃芃積黍畀我疲民嘻嘻笑語豐年穰穰敢忘神庥吹笙考鼓以薦腒鱐謹告

椒邱文集卷二十七

椒邱文集卷二十八

明 何喬新 撰

廟碑

廣昌縣重修廟學碑

皇帝嗣統改元之三年夏四月同知建昌府事麻城蕭侯允恭行部至廣昌爰詣學宫祇謁先聖先師顧桷榱摧朽圖繪黯昧慨然太息謂廣昌名邑著俊多此出焉

而廟學不修殆非我國家崇聖道育俊材之意吾為郡佐與有責焉敢不以修飭為已任乃告太守三山謝公仲仁用圖改作議既克合侯首捐俸金四百八十銖為倡於是縣令莆陽葉君茂高丞晉陽李君拳暨學之師生縣之義民祇若侯意或輸之財或助之役奔走奉承以後為羞乃僦良匠市美材斲石為礎埏埴為瓴甓甃為庑簉日奏功始事於大成殿𡑞坐朱几廟貌孔嚴旁及兩廡拓而大之自羣弟子以及從祀諸儒圖像惟肖

前為正門列以晝戟外惟三門上應靈臺又作先賢祠以祀鄉之先正至於齋舍庖庾之屬敧側者正之陊剝者修之丹雘漫漶者飾之侯往來泣縣躬自督勸衆驩趨之不煩執朴經始於是歲夏六月越明年戊子春三月始考成焉殿廡靚深門闥宏麗多士聚觀以為他邑所未有也侯帥令佐師儒舍菜於新宮告成事焉敎諭桐廬邵君忠訓導英山段君俌湖南王君淏暨學之諸生謂侯嘉惠此邦聿新廟學不可無辭以敎休聞相與

伐石置廡下而屬喬新書之喬新竊惟曾僖公作頖宫史克頌焉吴仲庶新潭學王臨川歌之今蕭侯修學養士之勤殆無異於曾公潭守所建立而聲歌不作非闕典歟迺具書其成績於碑而系之以詩以繼頖宫潭學之聲以昭示於來世侯字某以儒發身佐郡有威惠其善政可繼者甚多以非廟學所係故不書其詩曰

盱水之曲奕奕新宫孰經孰營蕭侯之功於惟蕭侯民之父母蘇枯齦强惠澤孔厚華幡彭彭戾於我邦念兹

庳陋顧瞻徬徨迺究迺圖迺戒工徒迺卜迺諏爰茲暨塗有伉惟門有翬惟殿丹楹藻梲罔僭彝憲我材孔良我役惟時閱歲乃成匪亟匪遲新宮告成祀事孔明毛牷斯醞黍稷惟馨侯升講堂衿佩濟濟或誦或絃亦文亦史侯曰勗哉敬明迺德厥德靡修我心有慼諸生拜手侯訓惟休勉焉祇服敢遺侯羞麗牲有碑方趺圓首侯之嘉聞百世不朽

建昌府重脩城隍廟碑

天下郡邑通得祀者惟城隍之神為然蓋築土為城鑿土為隍凡以為民之衛焉髙城浚隍固風氣扞寇攘必有司之者察民淑慝而禍福之非妙萬物而神者與建昌城隍盱江誌謂其神乃漢潁陰侯灌嬰考之於史侯起布衣佐髙皇定天下垓下之戰蹴項羽東城而誅之遂渡江平吳定豫章諸郡凡大江之西皆侯提戈斬級所立功處生為元功歿為明神其理必有然者則司此城隍而廟食無窮者非侯其誰哉廟舊在郡之西北宋

紹定四年回祿煽孽郡人聶衛公子述始遷於城南通會門內太平寺之故基元至正壬辰為羣寇所燬國朝洪武十年知府王偁復建自堂徂門罔不畢備永樂二年知府潘榮仲因其舊而修之迨今八十餘年棟楹榱桷漸以腐折瓴甓丹堊日滋刓泐成化二年春郡守三山謝侯仲仁謂廟宇傾陊不足以妥靈將事爰詔羣僚下曁有衆相與捐金楮市木石鳩工徒撤而新之易腐折為堅良葺刓泐為端潔若堂若廡以及三門凡為屋

二十間崇廣有宜文質中度左右司則仍其舊而加坩填焉又摶土以肖神像琢石以為神座别創雲崖道院俾本廟道士居之肇事於是歲夏四月至冬十二月乃訖功焉侯封羊豕帥寮屬告成於神闔境民庶聚觀讃頌凡旱澇之變癘疫之興必祈焉報焉禬焉禳焉將事益安靈貺斯勞物不疵癘歲屢豐登侯迺具廟之本末遣耆民胡以榮屬予紀之予惟守土之職神人具依侯自下車以來勤心庶政民既太和又飭神宇用安其靈

所謂惠於神人罔怨罔恫其諸豈弟君子者與迺作迎享送神之詩遺之使并刻於麗牲之碑歲時薦獻工祝歌之以侑牲醴焉是役也贊其成者同知麻城蕭侯允恭通判某推官某董其役者耆民某也其詩曰

神之來兮泠然以風絳旌旖旎兮駐斯宮睠威靈兮有赫敷佑我民兮無窮牲腯兮酒馨鼓坎坎兮瑶瑟和鳴神之所享兮在寅清我之將事兮在齋明明神既享兮遲迟風馬雲車兮倏何之姑山之顛兮盱水之湄儼神

馭兮娛嬉神不我顧兮我心悲家有雞豚兮野有秔稌神惠我民兮俾蕃以庶驅癘鬼兮錫我純嘏春祈兮秋報歲復歲兮敢忘神祜

東平王廟碑

廣昌之東園有祠曰東平王者宋咸淳中縣令朱汝賢所立以祀唐忠臣張睢陽也按史王諱巡舉進士累官真源令祿山之亂起兵討賊與賊將令狐潮尹子奇等大小四百餘戰屢挫賊鋒後以孤城援絶力不敵以身

死之當是時逆胡起河朔蹂躪河華兵禍蔓延幾遍天下而王以區區睢陽扼其衝賊死咋終不敢越而南江淮之間晏然不識兵革者王之功也王之將死也西向再拜曰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道家者流遂謂王受命上帝為瘟部帥察民善惡而賞罰焉其說窈冥葢不可信然江淮之民慕王之忠烈且信道流之說故所在立廟水旱癘疫必禱焉其應如響東園之祠其一也永樂甲申廟圮於水正統庚申邑民始修復

之時先公為刑部侍郎記之甚詳歲久滋敝天順八年冬十一月予從兄本堅弟喬福暨耆民吴大成居士揭仲雍大覺寺僧道霖等始合衆力而新之中為正殿後為寢室前為飲福之亭越明年夏六月廟成簷楹翬騫金碧絢麗楹柦嚴整劍佩葳蕤者稚聳觀以為有廟以來未覩兹盛道霖因予弟喬年求紀其成績夫王之忠烈無以賛為矣論者或謂王生鄧州死節睢陽其平生足跡未嘗履江南廟而祀之恐非先王制祀之意是不

然宇宙間屈伸變化不可測度者神也神之所以然者
氣也得其氣之剛大靈著者則為偉人發為忠義之業
炳然巍然不幸而死其精爽耿耿者不為異物澌盡復
為明神無所不之焄蒿悽愴隨所在而著見焉若王是
已廟食於茲夫何疑哉初王著神南土號封累加其曰
東平威烈昭濟顯慶靈佑王者宋景定元年十一月所
封也乃作歌遺之使邦人歌以祀王庶幾飈游來格降
福於民焉其歌曰

桂醑湛兮瑶觴簫鼓鍧兮中庭靈連蜷兮未來渺予思兮睢之陽靈之來兮旗纛繽紛駕赤虬兮驂蒼麟霽雲先驅兮殿以萬春歆我烝嘗兮穆且欣嗟天實兮多盤胡騎闐兮闞河昏長蛇在闞兮龍在野悵孰掃兮妖氛靈哀憤兮援戈起彎烏號兮射妖豕北風競兮西日蒼凉力既竭兮繼之以死身雖死兮精爽不亡陟降帝廷兮乘陰陽察民善惡兮下殃祥龍岡之下兮盱之滸松筠蕭椮兮緑陰承宇朝出遊兮暮來歸越千歳兮毋遠

兹土屏蟊賊兮驅癘鬼錫我百福兮壽且祉靈之降福兮不那我民報祀兮終古無已

漳州重建道原堂碑

漳州治城之西北有臺屹然曰臨漳實據溪山之勝宋紹熙庚戌紫陽朱夫子守是邦登兹臺而愛之欲築讀書之室不果寶慶乙酉郡守危積始倣白鹿洞規築龍江書院於臺之下成夫子之志也淳祐丙午郡守方來復於書院之東偏構堂三楹肖夫子之像于其中配以

高弟北溪陳安卿每歲春秋率庶僚暨邦之羣彥祀焉而顏其堂曰道原蓋取夫子與北溪授受之語也其後邦人復以勉齋黄直卿侑食於堂蓋勉齋亦閩人且嘗講道夫子之門者也迨宋社既屋書院燬於兵遺址歸浮屠氏惟堂巋然故處歷歲既久屢圮屢葺然規制隘陋榱桷欹摧有識者憫焉成化四年春正月福建按察司僉事臨江周君守謨行部至漳祇謁遺像周覽慨然顧謂知府英山王文同知舒城胡琚推官南城江白曰

昔之思名伯者不忍拔其所茇之棠思萊公者不忍傷其所植之柏兹堂實朱子之明靈攸棲非植物比也傾圮若是是固為政者之過子司憲諸君守臣也弗亟圖之安所諉其責皆應曰諾相與捐俸以圖新之於是儆良匠斬美材礲堅礎卜日而興役焉君又為度其面勢之宜且節縮廩餼以助其費為堂五間其崇三尋有奇旁為兩齋以處游學者前為三門以謹啓閉肇役於是月丙戌至三月朔乃訖功焉像設有嚴繪飾惟煥郡之

長貳率諸生暨鄉之薦紳用少牢於堂以告成事焉君屬予書其事於石予惟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至孔子而後集羣聖之大成孟軻氏没斯道之傳殆絶周子倡之程子和之至吾朱夫子而後紹孔氏之世嫡若黄若陳實羽翼夫子以共振斯道於衰絶之中者也夫功被一時恵洽一邑且尸而祝之夫子與二子有功斯道甚大而漳又夫子過化之地兹堂之建禮實宜之繼自今以往凡登兹堂者瞻梁山之崇秀俯清漳之泓渟

而致高山仰止之思與逝者如斯之歎葢將有默契神會於千載之下者乎君由進士歷刑部副郎遂擢今職所至有冰蘗聲其在漳首新玆堂葢欲風厲漳人向道也繫之以詩以告志於道者詩曰

大哉斯道實原於天孰克任之惟聖若賢孟氏既殂吾道日斁紫陽崛興式纘厥緒迺擘其粹迺會其全若黃若陳與有聞焉道學載明於今為烈質諸洙泗若合符節清漳之濱梁山之下揭虔妥靈有堂有廡邦人具瞻

胡玆推圮顯允周君載振而起惟堂翼翼惟門將將時

時薦祼牲腯醴芳嗟嗟斯道靡古靡今有志於斯盍明

厥心咨爾多士來游來歌匪察匪由爾心式訛

福寧節孝祠碑

古之忠臣孝子烈婦遭時不幸死於所天者代有其人

而出於一家者葢鮮父子同死者古有之矣晉卞壼是

也夫婦同死者古有之矣宋趙昂發是也至若忠孝貞

節萃於一門若元福寧州尹王公者曠百世不數人焉

公諱巴延字伯敬濱之霑化人也起家宣使為祁陽令調烏程以循良稱遷信州推官數辨寃獄所全活者甚衆至正九年以大臣論薦擢朝列大夫福寧州尹至之日黜奸吏誅元豪覈賦籍均傜役修學宫以教諸生建禮殿以祀先聖福寧翕然稱治尋陞福建轉運副使會盜起徐蔡蔓延及閩羣兇相煽為變漸逼州境民留公不得行公乃築壘門募民兵守之嚴候望謹烽燧賊不敢犯十二年秋賊陷寧德掠羅源勢益張冬十一月賊

與建寇合兵來寇公遣巡檢謌勒哲率兵出禦之而命千户嚴巴延布哈主簿陳文積守西門謌勒哲遇賊於古縣戰敗死之嚴陳懼不敵開門先遁賊突入公聞之亟帥親兵迎戰連鬬數合不利遂被執賊帥坐州治召公詰之公掀髯歷階而升賊叱曰强盜猶作態耶公罵曰汝本販鹽盜縣官何負於汝而反顧謂我為盜耶賊怒叱之跪公兩手據地不為動賊益怒令撻之公詬曰吾為天子吏頭可斷身不可撻遂死於東門之外立而受

刃血出白如乳民哀之哭聲連巷明日賊執公仲子相及其婦潘至相罵曰吾父已死吾豈苟生者何不速殺我當為鬼以滅賊耳賊怒其言引出斬之潘有殊色賊欲汚之時潘產未彌月不可近乃閉之空室不食數日而死寇退民斂公櫂厝於郭東之佛宇明年公長子楨負公遺骸歸塟行臺御史余公闕以其事聞命立祠學宮之右而以相與潘侑食焉元末祠燬於火成化壬辰秋八月予行部至福寧耆民林慈等相率請復公祠予

因出西門觀公與賊戰處古木𣗳樛寒烟蒼然溪流潺潺有悲咽聲慨然太息想見公之為人乃以廢佛宇曰般若菴者為公祠命縣丞劉福介葺其弊陋加之圬墁前為三門旁為兩廡繞以高墉塑公之像於中以相配之而置潘之像於東廡懼瀆也經始於是月甲戌落成於是歲冬十月辛未扁其祠曰節孝邦人請予書其事嗚呼公死於忠而使子死於孝婦死於貞眎卞壼趙昂發蓋似過之是宜祠也乃作歌以遺邦人使歲時歌以

祀焉其祠曰

靈宇汾𢙢兮烟冥冥簫鼓奏兮華鐙明神馭招揺兮何許慘將降兮風泠泠公之來兮駕蒼螭佩吴鈎兮曳絳旗俯故宫兮太息城郭是兮人民非松醪清兮海錯香巫屢舞兮升公堂子來歆兮婦亦嘗公雖死兮嗟何傷一世之短兮萬世之長龍山之顛兮長溪之湄倏而去兮忽而來睠我民兮降繁釐民之承祀兮終古無隳

新城縣重修廟學碑

新城為縣肇自宋紹興八年割南城之東境置縣治於黎川鎮後四年乃置學於縣之巽隅由宋歷元以及皇朝學宮敝而載新者屢矣弘治壬子冬十月金壇段侯敏以進士出宰玆邑祗謁先聖周覽廟堂兩廡齋舍暨門棟宇欹傾粉繪摧剝慨然欲新之顧歲方艱民方病未暇有作越二年歲豐民樂政擧化流迺謀與縣丞黎君某主簿祝君某及里居之賢者曰縣令民之師帥兼治教之責焉今學宮頹圮若是殆無以養士而淑民盍

思所以新之乎丞簿皆曰是誠不可後也方圖興事邑之富而好禮者胥告語曰吾侯此舉將以納吾民於禮義之域吾曹衣食幸有餘盍助侯成之乎於是義民凃汝謙建檽星門砌泮池耆民朱時寧甃學前通衢俾行者無潦汚之患里民楊嵩塑先聖像改造龕座鄧廷璋陶甓甃戟門暨兩廡前陰陽訓術凃汝校建鄉賢祠他若講堂露臺從祀羣賢之像庖廩之房藏書之庫師儒之廨諸生肄業之齋則侯與丞簿二君節縮冗費規畫

羨財以成之工善材良並手偕作始事於某年某月某日迄工於某年某月某日既成像設孔嚴規制宏麗他邑學宫未能或之先也侯卜日用少牢於文廟告成事焉教諭葉君鳳靈訓導陳君某范君某相謂曰昔魯侯作泮宫詩人頌焉文翁興學於蜀漢史美之令段侯修理學宫而寮佐協贊邑之耆彥亦丕應以相其成是不可無紀也乃具其事屬蒙陰丞涂達請予書之予素知段侯廉惠明果凡有興作民不勞而事集而達又予族

甥也乃詳書其事而系以詩曰

黎川之隩學宮渠渠孰作新之惟邑大夫於惟大夫涖兹百里永惟治本斆學惟始迺咨迺詢迺計徒庸爰新學宮以牖民衷自堂徂門自殿徂廡修廣質文罔浮于度長衢如砥高門有伉泮水汪汪蘋藻其芳侯曰髦士其聽予言修學匪艱懋學為艱士曰朂哉是訓是履敢有怠荒貽侯之恥日峯蒼山黎水湯湯侯之德音百世有光

贈太子少保彭惠安公祠堂碑

弘治八年正月十有三日刑部尚書彭公以疾卒於家計聞天子嗟悼特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命官諭祭者再有司治墳塋以葬郡學舊有鄉賢祠大夫君子既為公作主祀之其中而國子監丞林君大猷太僕寺丞吳君世騰曁莆人之在朝者相謂曰惠安公一代之偉人宜有專祠俾後學有所矜式迺與其里居之賢作祠堂若干楹於所居之里中奉公像左右廂藏祭器遺書而以

書屬予紀其事予與公嘗同官且同志者也不敢辭公
諱韶字鳳儀世家莆田之涵口自少莊重好學稍長學
問該洽議論醇正一時學者皆推重之登天順丁丑進
士除刑部山西司主事丁内艱服闋改廣東司遷員外
郎大臣有自他途進者公上書言之坐是下制獄朝臣
多救之者得釋久之遷郎中成化庚寅陞四川按察司
副使尋陞按察使又陞廣東布政使中官有家在廣東
者公言其恣横坐是謫貴州甲辰擢右副都御史廵撫

南畿召為大理寺卿未至坐論鎮守内外官貢獻非宜
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内兼理邊務今天子嗣位召
為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靖奉勅往平之尋以本官兼
僉都御史整飭鹽法既還會朝廷以水災求言公請厚
根本減役錢正近侍慎官爵上皆嘉納改吏部左侍郎
壬子夏陞刑部尚書明年以疾連章乞罷遂得命致仕
初公為郎官論囚嘗求生之然元奸宿豪雖權貴交囑
不少貸及居外臺凡大吏貪縱者治之甚嚴而小官誤

犯者多所開釋巡撫南畿議者謂周文襄公後惟公可
繼之而律己之嚴出納之慎文襄不及也畿內多皇莊
其中官典守者往往怙勢病民聞公至憚其嚴肅皆自
戢其臨邊督耕戰嚴守備敵不敢窺塞垣為大司寇有
犯罪者參錯訊鞫多所平反嗚呼公以節行文章著聲
於時其行己為政務以古人自期待士君子識與不識
皆企慕之然亦不勝憸壬之媢嫉也故屢中以奇禍或
下獄或改官雅知公者猶以為好名賴列聖仁明卒保

全之致位六卿至其殁也贈謚之典祭葬之禮視當時大臣有過無不及焉嗟夫古今忠賢能得此者幾人哉公有二子長濬鄉貢進士次瀚嘉興縣丞皆先公卒一孫曰輔尚幼公之世系履歷之詳具載隧道之碑玄堂之銘予可畧也特紀其志節之大者以昭諸君子尊賢尚德之心又系以楚聲俾莆人歲時祭祀歌以招之其詞曰

吁嗟夫子兮端潔而好修日孜孜而忘倦兮惟道是求

上沂淵源於洙泗兮下絜榘矱於韓歐何厭世之太蚤兮駕玄鸞而遠遊層城高寒兮曷足久留盍歸來兮徜徉故丘壺山之巔兮有蘭有芷涵江之涯兮有魴有鯉丹荔黃蕉兮甘且美素馨黃菊兮香猗旎夫子歸來兮其樂無已撫汝孫曾兮慰我朋友騎箕尾而上下兮稅駕於此采溪毛以薦芳兮酌甘露以當醴夫子不我顧兮我淚如洗歸來歸來兮毋遠桑梓

范氏先塋碑

洛陽之萬安山下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之墳在焉其子將作監簿純佑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恭獻公純禮龍圖閣學士純粹皆祔葬其間公葬距今三百餘禩塋域榛蕪樵牧不禁石麟僵卧宿草中而毗隸或壟其隧戶過者傷之成化乙未夏四月公之十二世孫家吳中者曰從規詣廵撫南圻都憲洛陽畢公陳其狀畢公移書廵撫河南都憲江浦張公屬脩之公曰噫文正公一代偉人也凡所憩之樹尚當愛護而封

植之况體魄所藏乎亟下令正其塋域禁其樵牧且命
叅政孫君伯大叅議蔡君克存副使王君廷秀僉事馮
君景陽督守令治其墳因其幽窾甃以堅甓剗其輿草
樹以嘉木繚以峻垣表以綽楔又為祠三間以為公子
孫歲時拜掃之所於是公之體魄永有攸寧矣從規偕
其族兄希紳自吳走洛展省先塋用少牢於祠下以告
成事周覽壞樹愴然興感因相語曰先塋榛蕪殆百年
圯而復完繄二都憲曁藩臬諸君子是賴不可無識也

迺琢石置祠下請予書其事夫公之盛德駿烈史有傳隧有碑名儒畯賢有論述奚取予不腆之辭哉然嘗論之宋有天下三百年賢相睎漢唐為多而紫陽朱夫子獨稱公為第一流人物何耶蓋昔之賢相或功業焯焯而學術無聞焉或文章名世而相業不滿人意若公者可謂兼之矣自漢以來諸儒未有知中庸之義者公當洛學未興首勸橫渠張子讀中庸是蓋灼然知其為傳道之書所學固已絕出千古矣至其推之於用也居諫

垣以謇諤著為郡守以惠政稱臨邊圉而威震於戎狄晚登政府又欲堯舜其君民以成其先憂後樂之志彼蕭曹房杜以及王寇諸公所建立有是哉宜朱夫子以人物第一流許公也瀧岡之阡以其子之賢至於今毋敢壞況公之塋耶予既書其事并作迎享送神之歌以遺范氏子孫俾拜掃者歌之以侑牲醪焉其辭曰

樊之里兮洛之滸松楸欑棽兮有封若斧靈之來兮駐雲軿鼓坎坎兮巫屢舞靈宇汾穋兮風泠泠蕙肴香兮

松醪清醴故邱邱兮增欷萊菔多兮蘭杜零左忠宣兮右恭獻父子一堂兮飫以宴願遲遲兮毋遽旋愴予懷兮淚如霰

右迎神

靈之旋兮杳何方飈馭翩翩兮雲路長袞衣爛兮赤舄几几陟且降兮帝之傍天下之山兮白雲泉怨夜鶴兮啼春鵑乘蒼虬兮駕玄鷺朝出遊兮暮來還靈之在天兮儼若存錫多祉兮啓我後昆曽若玄兮永承祐春秋

拜掃兮奠蘋蘩

右送神

椒邱文集卷二十八